

# 西班各庄水力发电站的始末

姜玉卉

如今，居住在佛子庄乡的年轻人，未必知道在西班各庄村南曾有一个水力发电站。它的存在只有 20 多年的历史（1958 年到 1982 年），然而却是大石河畔唯一的一座发电站。

当年，巨大的水轮在重力加速度的水柱冲击下，飞速地转动起来，东西班各庄村，从此结束了世代用煤油灯照明的历史。百姓誉电站是大石河畔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50 年代，在贫困落后的山区，竟然破天荒地修建了水电站，到 80 年代怎么又废止了呢？笔者亲历了全过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1958 年，是大胆解放思想的年代。党号召人民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、敢想、敢干、超英国、赶美国。树立人定胜天的意志，提倡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、夺高产。当时，班各庄公社有一批城里来的下放干部，其中有个水利专家。他看到充沛、清澈的大石河水白白地流淌而去，太可惜了，为什么不建个水力发电站，解决农民照明问题呢？创造大跃进运动的奇迹。此想法向公社领导一提，立即得到公社党委的支持，认为可行，又符合时代精神，是为百姓造福的大好事。于是，召集东、西班各庄村和陈家台的干部商量，一致认为为好事，愿意出力出工。

修水电站的方案报到房山县，政府积极支持，很快派来技术干部和技术人员一起实地考察、测量，经过科学计算有关数据，最后论证可以修建小型水利发电站。各方面的准备就绪，于是，在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总路线的指引下，西班各庄水力发电站破土动工了。

笔者当时正在佛子庄小学读高小，老师带领我们也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。老师把河滩上能砌墙的、学生能搬动的石头选出来，我们像蚂蚁搬家似的搬到大渠旁。学生多，劳动效率高，砌长渠的石料基本上是由学生搬运的，公社领导一个劲的夸奖师生，说师生的参与为修建水电站节省了大量社员工。师生做出了很大贡献，为此，公社奖给老师一条毛巾，学生每人五只铅笔、两块橡皮。

经过半年多的奋战水电站胜利竣工。引水长渠从黑龙关龙神庙下的龙潭向东，顺山根内切外砌，渠内宽 1 米、高 1.5 米，穿过西班各庄村佟家坟地，向北拐百余米是个坎堰，落差有 20 米，下面建机房，水渠全长 1500 米。为庆祝水电站竣工，公社要举行剪彩仪式。可是山里人没见过，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不知如何操作。于是派人到房山县政府请教，学习回来积极筹备。

剪彩那天，现场搭了彩牌，青青的松柏枝、各种颜色的彩旗、彩灯特别耀眼。学校的腰鼓队、村里的大鼓会、音乐会、叉会、吵子会等传统民间花会到场庆祝表演，大石河畔洋溢着欢乐、喜庆的气氛。当大会主持人宣布开闸放水，县、社、村三级领导剪断彩绸，将彩球抛向台下。此时，发电站站长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，瞬间合上手闸，本应在这眨眼的瞬间彩灯齐亮，锣鼓、鞭炮齐鸣，人群雀跃欢腾。可是，激动的时刻未能出现，全场人心慌慌，静静地傻站着，只听到发电机的轰鸣声。三级领导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让技术人员快做全面检查，但合了几次闸，灯还没亮，剪彩仪式在人们的失望中结束了。

领导们回到公社大院，立刻派3个人到15里远的房山矿大食堂，筹办两桌酒席用料。晚上，将发电机厂安装队的师傅和另一个单位的电工师徒请到酒席上，公社几位主要领导陪坐、劝酒。席间，领导语重心长地向师傅讲，农民办电站不容易，花费了这么大的血汗，如果劳民伤财发不出电，没法向百姓交待，谢天谢地，请师傅们多费心，尽快找出问题，此时，领导急得就差给师傅们下跪了。

第二天，领导陪着师傅们来到发电机房，围着设备东瞧瞧、西看看，拿着工具这敲敲、那拧拧。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好像都陷入了沉思，似乎在问哪儿的毛病呢？当大家都不再走动，围着机器站成一圈时，在众目睽睽下，电工技师让年轻的徒弟用螺丝刀紧了几下一处的螺丝钉。然后，又紧另一处的螺丝钉时，电灯突然亮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，喊起来：“好了！亮了！在场的人紧绷的心轻松下来，公社书记长叹一声：“总算向百姓有个交待了！”

当人们彻底冷静思考后，再回味事情的全过程，心里有了数，似乎悟出了点问题。剪彩的真实故事，是1968年我在班各庄中学任教，大秋假劳动，在地头歇息，时任五八社的社主任安凤秀老人向我讲述的，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你是咱山里人，一定好好地教孩子培养出自己的技术人才，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技术人，有旧思想，为了个人斗心眼儿，不顾大局，搞本位主义行业垄断，咱百姓可用不起。老人的话表达了群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求，社会主义事业对新的建设者的期盼。我深感教师的责任，任重道远。有了电，解决了东、西班各庄两个村的照明，结束了世代点昏暗的煤油灯的历史。曾有人说：到共产主义是电灯电话，楼上楼下，灯苗冲下。煤油灯是火苗冲上，老汉抽烟，经常是将烟锅伸到灯苗旁，烟锅向灯苗歪一下，吸一口，烟末就燃着了，省下一根火柴。现在有了吊在房檐的电灯，灯泡冲下，社员就认为是灯冲下了，到了共产主义了。有个老汉风趣的把烟袋锅举起来对着灯泡，掂着脚跟，歪着头，口含烟袋嘴吸了一下，逗得满屋的人大笑。

东、西班各庄两个村隔河相对，坐落的东、西两面坡上。村中的街道高高低低，坎坷不平。过去夜间行走，要打手电筒照路。如今，每隔几十米就安一盏路灯，全村灯火通明，映照村边的山林清晰如昼。点点灯盏倒映在村边的水面上，如闪闪繁星。两个村点上了电灯，成了新鲜事，别村人羡慕不已，很多人从未见过电灯，在两个村中有亲戚的人，纷纷到两个村走亲戚，看看电灯是啥

样，欣赏山村灯光夜景。

有了电，农村就能逐渐实现电气化。公社在西班牙各庄村南办起了空前规模的修配厂，装备了电动机械，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。厂领导和技术人员带领职工解放思想，大胆革新，设计、生产出适合山区农田使用的双轮双铧犁，把单垅耕地的犁改造成双垅的。还增设了翻砂、铸造项目。使生活、生产用具齐全，质优价廉，极大的方便了群众，不出公社就可在修配厂买到可信的用具，促进了集体农林牧副业的发展，修配厂对农村的建设功不可灭。

几年后，水电站周围和长渠旁的杨柳已是浓郁成荫，渠水里长出几米长的翠绿的水草，被水冲荡如柔美的柳条，又似女人飘逸的长发，鱼虾在其间藏身，游戏。社员劳动间歇，无论男女，都喜欢用清澈的渠水擦把脸，涮一涮毛巾、手帕。也常有恋人并坐渠旁。看看静静流淌的碧水，说着悄悄话，显得十分和谐、惬意。

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我在班各庄中学任教，每当周六下午休假回佛子庄，我总是抄近路顺着发电站的长渠走，一来少走 108 国道二里路，二来实在是喜欢渠水风光。那青青的、静静流淌的渠水，好像流在我的心腑里，是那么的舒坦、滋润，全身都轻松、爽快。回想建站时，咱也参加了义务劳动，做出了小小的贡献，心里还真有点自豪感。

有一次，快走到尽头，离水渠的入水口 30 米处，看到发电站的职工用带叉的木棍将飘散的水草搅成一团，然后用绑在长杆上的镰刀割水草的根部，把一团团的水草拖上岸，放在大筛子里抖露很多河虾、小鱼。因为过一段时间，草长得繁茂，会影响渠水的流量，职工就割一次。既保证水的流量，又品尝了地方的绿色美食——韭菜炒河虾。

七十年代，随着雨量减少，加之上游煤矿大量开采，地下水降低，大石河水逐渐减少，水电站面临艰难的运作。一段时间与国家电网连接，形成双赢的格局，水电站勉强维持。到改革开放初期，水渠入口上游，虽然在河床拦腰垒了石坝，将河水引向渠口，但水量也很少，涓涓细流冲不动叶轮运转，发不出电来，1982 年，设备拆除。自此结束了 20 多年发电的历史，留下的只是永久的记忆了。

姜玉卉：河南中学退休教师